

历史解释中的问题意识

冯 帅

(吉林大学文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摘 要:关于历史研究中的问题意识的内涵,不同学者的观点可谓见仁见智。问题意识之于历史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其是历史实践活动的原生存在与自然要求,同时是学术发展与创新的理论基础和内在动力。在从事历史研究过程中,历史学者应该主动避免陷入问题意识的思维误区,警惕“唯问题论”,把握问题意识的适度原则,避免“假问题”与“伪问题”。

关键词:历史研究;问题意识;历史解释;伪问题

中图分类号:K0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491(2020)01-0089-03

问题是任何学科开展学术研究活动的起点,历史研究亦不例外。李振宏曾指出“历史研究要有明确的问题意识,要提出一个有意义有价值的问题,这是研究的前提。”^[1]历史学作为一门依靠从古至今无数中外历史学家的学术研究不断累积而成的科学,存在其强大的生命力和内在稳定的学科结构与发展潜力,历史研究的蓬勃发展有赖于历史学家通过建构精细完整的问题结构予以阐释以推动,也就是说历史学家针对各自选中的特定历史课题提出恰当的问题并给予建设性的解答与诠释,而问题意识就是历史阐释的先发条件。

1 何为问题意识

问题意识之于历史研究十分重要,因此有必要理清一下问题意识的真正内涵是什么?

国内学者方志远提出应该将问题、意识、问题意识三者既区分看待又综合考量,将三者视为彼此独立又深具关联意味的不同概念。他认为“‘问题’是人们在认知自然、认知社会、认知自我的过程中自然而然生成的,‘问题意识’则是人们在认知自然、认知社会、认知自我过程中积极寻找问题并试图解释或者解决这些问题所产生的意图或动机。”^[2]周祥森缩小焦点将范围限定在历史领域,提出“史学实践中的问题意识,是指历史学家基于对其在场、当下现实生活的观察和思考,特别是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注而转

化并升华到历史学层面上提出来的,兼具现实性和学术性双重属性,且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视野、在历史学领域进行深入细致考察的问题进行自觉思考并努力寻求答案的一种主体意识。”^[3]因此历史研究中的问题意识本质上其实是现实问题意识。李剑鸣指出“问题意识的核心是怀疑精神,不迷信权威和成说,不被动地接受已有的知识。”^[4]³⁵³与宋代思想家张载的“学则须疑”“于不抑处有疑,方是进矣”有异曲同工之妙^[5]。从具有问题意识,提出问题到最终解答问题是一个由“疑”到“悟”的认识提升过程。

虽然国内外史学家对这一概念的理解存在差异且出发点、落脚点各不相同,但其核心意旨都强调在历史叙事或历史解释中,问题意识有其存在的必要性。

2 问题意识之于历史研究的必要性

问题意识或萌生于研读史料过程中,或受启发于理论学习与现实生活中,抑或产生于学界同行激烈的学术争论中。不论问题意识因何产生,其对历史研究的重要意义都不言而喻,这集中表现为两方面:

首先,问题意识是历史实践活动的原生存在与自然要求。

从历史本体论角度来考察,从事历史研究的主体从来都是客观实在的拥有主观感情的人类实体,人——或群体的人,或个体的人——在历史的书写编纂过程中居于无可撼动的主导地位,把持着何者

收稿日期:2019-08-21

作者简介:冯 帅,男,在读硕士,从事世界近现代史与国际关系研究。

将被记载的决定权。李剑鸣曾言“人在历史中是无处不在的主体,忽略了这一点,就难以真正懂得历史”^{[4]99}。而作为生物学意义上的人在进行任何实践活动,包括从事历史学术研究时先天都带有不可预知和难以衡量的主观因素,不可能成为一切行为都受理性控制的刻板机器。历史研究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把客观的历史存在事实转化并建构为主观的历史认识事实的过程,历史学家在拥有特定历史认识之后获得独特的历史主观体验,生产出可积累可传承的历史知识或历史智慧。在这一认识过程中,历史学家除了“为其特殊目的所假定的特殊的概括化之外,他们还各有一套基本判断构成为他的全部思维的基础”^[6],这一系列不同思维基础的情感起点都是相同的,即历史研究中的问题意识。正是在这一层意义上,问题意识作为一种主观意识原生于历史学家的历史实践活动,是历史学家在从事历史研究活动中自然而然萌发出的一种情感取向,是历史学家主体意志的集中体现。当然,从单纯的研读文献到问题意识的产生需要或长或短的发现与培养过程,这点因历史学者自身的学术潜质高低、专业知识积累多少以及理论修养如何与文化底蕴而异。

其次,问题意识是学术发展创新的内在基础和强劲动力。

历史认识论为我们探究问题意识的意义提供了第二个维度。“提出问题是所有史学研究的开端和终结。没有问题,便没有史学。”^[7]李剑鸣亦明确指出“在历史研究的各个环节中,问题始终是居于枢纽地位的”,“没有问题,再好的材料和方法也会失去意义。研究一个课题,一定要围绕着问题来进行,不能停留在‘事具始末、文成规矩’的地步。”^{[4]220-226}英国历史哲学家柯林伍德认为提出问题的活动“在历史学中乃是主导的因素”,历史“论证中的每一步都有赖于提出一个问题”^[8]。费希尔对于问题意识的重要性做了很形象的比喻,“一个历史学家如果没有某种形式的问题,就会被迫在漆黑的学术长廊中漫无目的地游荡”^{[9]3}。遥远的过去为历史学家从事研究提供了极其丰富的资源,只要具备发现问题的眼力,就可能产生新的历史认知。由此可见,问题意识是催生历史研究的理论基础,也是促进历史学科发展的认识基石。

具备问题意识是从事历史研究基本的科学精神,是历史研究不断创新与突破的内在动力。“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而言,淡漠问题意识,脱离时代

与社会现实,无异于切断了它们发展的源头,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学术生命力将随之枯竭”^[10]。进入新世纪,伴随着时代社会与客观外在环境的复杂变化,历史研究也须紧随时代变化而相应进行调整与创新,“不能在原始资料的新溪流中定期自己的历史学家很快就会不成其为历史学家”^[11],这要求史学家开阔新视野、发现新变化、提出新问题、找到新答案。时代的进步催生了新的研究技术,挖掘出以往不曾注意的新材料,新的材料可能引发新的问题,新的问题自然需要新的历史解释,新的历史研究也必须围绕提出的新问题开展。新问题虽然并不能彻底抛弃原有的知识结构与理论支撑,但某些新问题可能产生新的研究思路,产生新的研究方法,进而可能开辟出全新的研究领域和贡献新的历史知识。

3 问题意识的人文关怀与思维困局

历史研究是人类的一种自我认知,包含过去、现在、将来三个维度,历史研究的目的在于通过了解过去发生之事来帮助今人更好地认识自我把握今天,同时改善人类的生活并有助于人类未来之建设。这就是说,历史学研究是一种“人学”。历史研究的任务“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建构历史解释”^[12],而建构历史解释的前提便是了解历史并提出有针对性的史学问题。因此,历史学家在进行学术活动时,应该具备深切的人文关怀与现实倾向。

对历史学家而言,问题意识的灵感突显体现出其敏锐的历史触感与历史认知,也体现出其对时代、社会生活与周遭环境的高度关注。黄宗智在回顾自己五十多年的研究活动时,明确指出学术研究“是一个自我认识和理解的过程”^[13],内驱力其实是根植于社会变化而产生的问题意识与感情因素,而这种强烈的主观因素驱动他不断进行独立思考,并且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例如:正是处于对中国普通老百姓的特别关注,才促使他在华北顺义县(今北京顺义区)和江南华阳桥村(今上海市松江区)进行了多年严谨的实地调查,最终写成《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与《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两部价值颇高的学术著作。历史学家在实际研究中萌生出一定的问题意识,问题意识的成型表现为某一个或某些特定的史学问题,并最终通过学术研究得以解答。这一过程从始至终都应该体现出历史学家作为一名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对时代与社会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强调历史学家在研究中保持高度的人文关怀应该警惕常见的几个思维误区,避免掉入问题意识的

思维困局中。

其一,警惕“唯问题论”。从事历史研究切忌被问题意识牵着鼻子走,一味强行附和问题意识而忽视历史叙事的本质。问题意识是历史学者进行研究的起点,但如果一味地为了问题而问题,便丧失了历史研究的本真与实质。

其二,把握问题意识的适度原则。实际研究中,过于强烈的“问题意识”违背了人类一般的思维认知规律,容易导致忽略发展过程而直奔结果、过于关注细节而忽略大局的实用主义,尤其容易助长急功近利的不良心态与浮躁激进的研究心理,特别不利于历史学术活动的顺利开展。凡研究都讲求先有问题意识,这反而会成为历史研究继续深入的预设障碍。过去历史研究中缺乏问题意识的时候,我们倡导多一些问题意识;当如今问题意识过于强烈的时候,应当适度放缓脚步,冷静思考后重新调整方向。

其三,避免“假问题”“伪问题”。基于问题意识产生的真正的史学问题,存在其所以存在的特定时空环境,并且依托于一定的学科理论与认识框架,符合史学范式的特定要求。因此史学问题首先应当是具体适当的,研究范围过大或过小的问题都不利于开展学术活动。其次,应该是可操作的,如果提出了一个“假问题”或者本身就构不成问题的问题,那么历史研究也就无从谈起。再次,问题的解决应该是对史学研究有所裨益的,抑或对生活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即问题的价值所在。美国历史学家戴维·费希尔对这一点的理解最为深刻,他总结出界定史学问题的六条准则:可操作性、不规定解答本身的答案、弹性、分析性、准确、可检验性^{[9]38-39}。可谓对史学问题清晰准确的界定。

历史学的不断发展表明,问题意识是每一位历

史学者从事历史研究的思想源点,任何时代的任何历史都是历史学者依据一定的问题意识人为建构而成,但严谨专业的历史研究应主动避免陷入问题意识的种种陷阱,如此方能推动历史学朝更广阔更明朗的未来发展。

参考文献:

- [1] 周祥森. 历史研究中的问题意识刍议[J]. 史学月刊, 2017(12): 130-133.
- [2] 方志远. 学术研究的“问题意识”与“非问题意识”[J]. 中国社会科学评价, 2016(2): 81-93.
- [3] 周祥森. 转向人的内在生命存在: 提高中国世界史学科研究水平的本体论前提[J]. 史学月刊, 2012(2): 22-26.
- [4] 李剑鸣. 历史学家的修养和技艺[M]. 上海: 上海三联出版社, 2007: 99-226.
- [5] 汪受宽. 历史研究基础[M]. 兰州: 兰州大学出版社, 2015: 50.
- [6] 沃尔什. 历史哲学导论[M]. 何兆武, 张文杰,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59.
- [7] 姚蒙. 法国当代史学主流的内涵与变迁[M]//郝名玮, 译. 史学研究新问题新方法新对象. 北京: 社科文献出版社, 1988: 19.
- [8] 柯林伍德. 历史的观念[M]. 何兆武, 张文杰,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 377-378.
- [9] DAVID H. Historians' Fallacies: Toward a Logic of Historical Thought[M]. New York: Harpe&Row, 1970: 3-39.
- [10] 刘大椿. 问题意识与超越情怀[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04(4): 18-25.
- [11]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 当代史学主要趋势[M]. 杨豫,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259.
- [12] 李剑鸣. 历史解释建构中的理解问题[J]. 史学集刊, 2006(3): 18-25.
- [13] 黄宗智. 问题意识与学术研究: 五十年的回顾[J]. 开放时代, 2015(6): 123-134.

Problem Consciousness in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FENG Shuai

(College of Literature,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China)

Abstract: Different scholars have different views on the connotation of question consciousness in historical research. The significance of problem consciousness in historical research lies in that it is not only the original existence and natural requirement of historical practice, but also the theoretical basis and internal motivation of academic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In the process of historical research, historians should take the initiative to avoid falling into the wrong thinking area of problem consciousness, guard against the “problem-only theory”, grasp the moderate principle of problem consciousness, and avoid “false problems” and “false problems”.

Key words: historical research; problem awareness;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false positives

(编辑: 逯琳)